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歌浦潮

第八十七回 傳機密屬垣有耳 避偵探伺隙何人

再說默士奔回機關部中報告，說鳴乾肯認半數，拿出二千五百塊錢，只消有個人同他見見，他恐茶館中交付，或被匪徒冒名取去，所以一定要當面交割，還得試試去的人是不是真正民黨。倘若情形不類，他也不願化錢。美良喜問你怎樣套出他這些說話？默士便將和鳴乾對答的言語，略述一遍。並說他本來只肯花五百元，因歡喜他的那個奶奶，勸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情願一回頭多給幾個，免得日後再有周折。美良聽了，更相信婦女們膽小怕事的多，此言必非虛造，更覺心中得意。因他們先前寫信，向人借軍餉，開口雖都是三千五百，但誰肯照數給他，勉強應酬，也不過百份中之一二而已，最多的也沒出過一千八百之數。現在聽鳴乾肯出二千五百，不由人人耳熱，復漢、楚雄二人，爭欲出場，向鳴乾接洽收錢。因出場的人，照便可得三分之一的報酬之故。美良說：「你二人且休爭先，我看這件事，頗為重大，比不得往常經過的容易。因這位杜先生曾說，前途須要將去的人考試一番，如若不合其意，就此分文沒有。不怕二位見氣，老楚充場雖好，惜乎肚裡欠通。老復筆墨甚佳，其奈口才不興，當著人前，期期艾艾，講不出話。只恐惹前途動了疑心，不肯付錢，豈不有誤大事。所以照我看來，還得區區親自出馬呢。」復漢、楚雄二人聽了，都大為不服，說：「你近視眼赤鼻子，品貌不揚，難道前途就單歡喜你，往時遇著為難的地方，你專派我二人出去，做沖天炮，你自己卻躲在家裡，現在聽有大大好處來了，便要自己出馬，如此自私自利，還成什麼同志！你若要去，我們情願自己散了伙的，這件事決不讓你獨乾。」默士在旁，見要緊事情，還沒議妥，他三個倒先爭論起來了，暗想原來他們這班自稱革命同志的，逢著金錢關係，也要爭先恐後，自相攘奪，無怪人說，狐狸精要拖尾巴，一個人的本相，到底掩不了呢。只是他們鬧的內爭，自己外人，不便插口。幸美良見事機不妙，慌忙改口說：「你們二位休得誤會，我倒並不是要侵奪你二人的權限，皆因為數不止三百五百，關係個人事小，關係公眾事大。我們天天東寫信西寫信，得到這種戶頭，著實大不容易，倘或接洽時有什麼錯誤，功敗垂成，在我們固然是自作之孽，但對於這位杜先生，教我們如何對得他住，所以我們必須從長計較，不可貪那接頭的一份利益，貿然爭奪前去。要講革命全才，我三人中，沒一個夠得上的，我也不過更事略多罷了。其實和你們二位，有什麼高下。為今之計，我有一個主意在此。常言說：三個臭皮匠，合成一個諸葛亮。作事實能合群，不如我們三個人同走一遭，彼此各盡所長，口上空談，諒必還能充得過去，只稍瞞過一朝，洋錢到手，就可以不問信了，二位以為何如？」

胡、吳二人聽了，覺如此辦法，利益均霑，倒也算得公平，於是彼此也不再爭，美良遂同默士商量去見鳴乾約日子。依美良打算明天就去。默士說：「我適才答應他明天給回音的，倘你們明天就去，豈不太快。因我遵你的吩咐，不說自己認得，推頭託朋友間接探聽的，倘若去得太早，就不免被他看出痕跡。所以依我之見，還是後天早上去罷，讓我明兒也好去回音他咧。」

美良點頭稱好。計議停當，次日默士果專誠到鳴乾那裡去給回音，說：「兄長昨兒托我之事，我已轉托朋友前去打聽過了，這討逆軍司令部，就是現在上海激烈黨人的總機關，專研究製造炸彈，供給各省黨人，故此地點不便宣佈。據說派代表前來接洽，這件事也許辦得到，不過他們來時候，不止一個代表，說不定兩三個人同來，你願見不願見呢？」鳴乾點頭道：「願見之至。」心中計算，我本準備一網打盡的，你來人愈多愈好。可憐默士那知鳴乾心存機詐，還以為他怕事，暗中不勝歡喜，說這怎樣教他們明天早上來罷。鳴乾道：「早上甚好，路上人也清爽，免得有人觸目，我二千五百塊錢預備著，你明兒可一定要請他們過來，不可失約的。」

默士說：「那個自然。」這回鳴乾因要籠絡默士，不讓他疑心，格外待他客氣，特地留住他，命人叫點心來請他吃了，才放他走。默士好不樂意，暗想天下有錢人都有這種瘟脾氣，從前我待他毫無貳心，他倒瞧我不起。現在我要弄他的頭頸，他反待我客氣了。可知為人在世，良心決不能放在居中，忠心待人，多遭煩惱，還是沒良心的適意呢。他又聽鳴乾說，二千五百塊錢，已預備在家內，等他們去拿，內中不是有八百三十三元三角三分，是自己的名分嗎！所以默士越想越快活了，走在路上，也是眉花眼笑的，心中估量有了八百多塊錢，又好令阿招歡喜歡喜，我也不必多給她的，剪幾件衣料送她，還有她失卻的一對錫方供，也由我買副新的賠她，這一來至多不過一百元左右，倒可以看她幾個月好面孔呢。自己也可以手頭輕鬆幾時，期內若再做得交易，發財就在眼著。不料遇著畢三麻子，雖然起初大觸霉頭，到如今反受他之惠，古語吃虧就是便宜，這句話真正一點不錯的。回到家中，見阿招又在那裡打罵丫頭，他便上前相勸說：「你時常發脾氣做什麼？丫頭們多打不得，多打打疲了，以後遇著打，就當作家常便飯，不以為意，那時一輩子教不好咧。」阿招的脾氣，發火須讓她自熄，若有人壓熄她，她倒反要冒出火來的。」

默士本來知道，只為眼前就要發財，買衣料送她，他以為有這一樁功勞就有勸她熄火的資格。但立功還在後來他又沒預先通知阿招一句這幾天中，要送她衣料，所以阿招也不知他肚中的念頭，見他一回來，就替丫頭出場，不由怒上加怒，大罵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，我打丫頭，干你什麼事？丫頭是我花了錢買的，我心中要怎樣，便怎樣，別說打幾下，就是弄殺了，也沒人可以干預。你是什麼人，一日三餐，吃了我的飯，不替我把丫頭教好了，由她們貪吃懶做，現在我自己教訓教訓，你反來替她們出場，好好，你越出場我越打，看誰的手勢大。」說罷，又將那丫頭痛打幾下，默士也不敢再做聲，縮在旁邊，鼓著嘴看她作威作福。阿招到晚，不曾睬他。直到夜間，兩人上了床，才說話的。默士急於告訴阿招，明兒我有一樁買賣，倘若成功了，很有幾個錢回備好賺。我打算買幾件衣料給你，不知你愛綢，還是愛緞？愛淺色，或是愛深色的？阿招笑說：「衣料我倒不須，這幾天在小姊妹處又麻雀，錢輸得利害。清和坊老三，已在別處買了人，我這裡那一個不要了。七十塊本錢，又要擱起來。你這回做的什麼買賣？有多少錢好賺，除你自己留十塊八塊錢零用之外，其餘都乾折給我罷，衣料也不要你買咧！」

默士一聽，暗道不好，她又是老脾氣連根拔。幸虧我不曾告訴她數目，不然又是替她白忙一場了，因就不敢再講實話，推頭說替人經手的地皮交易，分下來大約有百十塊中人錢，拿到手，如數給你就是，我又沒用錢之處，還要扣什麼零用。阿招聽了，自然歡喜。這夜二人大為恩愛，做書的不用絮絮。到第二天一早，默士有事在身，急急起來，跑到機關部中，見畢三麻子，早已在那裡了。默士還以為美良調他來看房屋的，故對他點點頭說：「你好早。」不意畢三睬也不睬。默士吃了一驚，再看美良等三人，也都冰霜罩面，眼露凶光，大有恨他的意味。默士情知不妙，驚問諸位為何如此？美良冷笑道：「你還問我們呢，你不是說替我們調查打聽的，為何你自己也不知道。」

默士更不明白，看著他們發愣。畢三私將他衣裳拖了一拖，招呼他到旁邊，告訴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默士方如夢初覺。原來畢三夜間宿在燕子窠中，開燕子窠的老闆，大都是有腳力人物。畢三那個居停，便是某處的探伙。今天黎明，他正在煙迷時候，聽得旁邊榻上有人講話。畢三朦朧中，似聞他們話內，帶著討逆軍司令部名目，這可是他衣食飯碗，不由分外注意。細聽之下，方知杜某人因接到一封具名討逆軍借餉的書信，托了包打聽設法，昨兒杜某人自己設計，哄那班嚇詐黨今天早上派代表前去接洽，一面知會包探，一早打發伙計們，埋伏在他宅子四週，準備那班人來時，一鼓成擒。此時他們正在調兵遣將。畢三於默士要敲他哥哥竹槓這件事，雖未搭入股份，卻也頗知其詳，聽了大為吃驚，暗說默士素稱精士，這回幾乎鑽進他哥哥的圈套，我昨夜若不在此過宿，不聽得這些言語，只恐連美良等幾個，也被他們一網打盡，真正是千鈞一髮，危險已極。事不宜遲，我須趕快知照他們，不可出發，免落陷阱。當時他不敢再睡，假裝小便，掩出後門，拚命奔到機關部中。美良等都沒起身，畢三就在床面前，告訴他們這些話。他三人也都一怔，說道：「好險。」

楚雄粗胚，大聲道：「這一定是杜默士掉我們槍花，也許他受了偵探們買囑，假意拿他哥哥作餌，哄我等前去上鉤，實在可惡之極。少停他來了，讓我一手槍打死他。」畢三慌忙替默士分辯說：「他哥哥素來奸惡刁鑽，弟兄不睦，此番想必是他哥哥要陷害兄弟，所以下此毒手，我可以擔保他弟兄二人，決不通氣的。」美良、復漢二人也說：「看情形默士不像有詐，也許是他哥哥一人

的奸計。」楚雄始無他話。但他們三人，兩日來眠思夢想的一千六百餘金的好處，可又變成空中樓閣，怎教他們不怨不恨，所以默士進時候，他們不高興的神氣，乃恨好處不得到手，並不是怨默士做了漢奸。倘有這個念頭，楚雄早已請他吃手槍了。現在畢三告訴他這篇道理，默士也好似冷水澆頭，身涼半截，對著大眾，先表白自己並不知情，只是受人之愚，險敗大事，乃是我的過失，聽憑諸位處罰。美良道：「我等罰你則甚？不過你那哥哥如此刁惡，我們與他往日無怨，近日無仇，借軍餉肯也由他，不肯也由他，為什麼串同偵探，下此毒手，欲將我們一網打荊此仇此恨，非報復不可。」

默士也恨極鳴乾，說：「列位隨意判斷，哪怕將他粉身碎骨，我也贊成。」楚雄點頭稱好，說：「這才是朋友。古來英雄豪傑，誰不是大義滅親的。」復漢說：「你別只顧講空話，報仇也是很危險的舉動。依我之見，還是再寫信封給他，措詞格外激烈些，問他洋錢到底肯借不肯借？並將他今日的陰謀揭破，說他日後若敢再用這種手段，我們就要用十二磅的炸彈轟毀他全家，屆時玉石俱焚，莫怪言之不預也。」楚雄聽說，鼻子管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十二磅的炸彈在哪裡？還說我講空話呢！自己信口吹牛，倒是實話。除非那姓杜的是個呆子，不然一見你那十二磅炸彈這句話，就看出你是虛言恐嚇。毫沒能為的了。因十二磅的大炸彈，只有行軍攻城開山可用，決沒人用他轟毀人家住宅的。凡人作事，須要能說能行，只說不行，還是免開尊口為妙。」

復漢被駁，漲得耳根都紅了。欲與楚雄頂嘴，美良慌忙相勸，說：「自己人休鬧意見，現在對外要緊。我意思復漢的話，卻也不錯，再寫封信給姓杜的，措辭須要激烈，不用十二磅炸彈，衛生丸也不妨寫上去，仍向他要五千塊洋錢，交款另換一個方法，務須令前途不同我們收款的人覷面，那才萬無一失。倘也置之不理，我們不妨弄一個東洋空心炸彈，嚇他一下，然後再慢慢設法對付他便了。」楚雄聽美良主意如此，也就沒話再說。美良令默士回去候信，我們事情辦有頭緒，再來通知你便了。默士快快回家，阿招還以為他送錢來了，看見他非常歡迎，說：「你清早出去，點心吃過沒有？」

默士曉得阿招的心理，那好意思回答，惟有點頭含糊過去。阿招又問：「前途字可曾簽好？你的中人錢拿到沒有？」默士被問，急得滿頭流汗，喘囁道：「這件事現在決裂了。」阿招驚問怎樣決裂的？默士道：「我也不知為何，約的今天簽字，買主忽然打發人來，回頭不要了。很好的一樁交易，就此打散，實在令人可惜。」阿招不語，見他默士如此恐慌，諒非虛詐，曉得交易不成，非他之過，逼也徒然，不如赦了他。但默士卻以為一頓罵又逃不過，故此硬起了頭皮，預備受罵。豈知了等好久，不聞碰台拍凳的聲音。偷眼看阿招，已在那裡處分別事。方知今朝大總統下了特赦令，不由心中歡喜非凡，慌忙脫卻長衣，幫同丫頭們揩台抹凳，掛菖蒲劍，灑雄黃酒，因這天正是端午節，他家大小都很忙碌的緣故。飯後阿招出去賭錢，他便在家看屋。一連二日，沒出大門。到第三天早上，他同阿招二人，正吃著早飯，門口忽然來了包打聽的伙計，要找默士講話。默士懷著鬼胎，那敢出去。阿招問他外間乾過什麼事來？默士到這時候，不敢隱瞞，但通同美良等寫信這句話，他也未肯承認，只說自己哥哥，接到了革命黨的索詐信，托我設法挽人前去疏通的。我因同人相熟，未有回音，大約為著此事，他們尋到我頭上來了。阿招怒道：「那有何妨，又不是你寫的，這樣為好，替他打聽打聽，就要套在自己身上，普天之下，還有誰肯替朋友幫忙。你放心出去，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」

默士仍覺膽怯，阿招見他沒用，便放下飯碗，自己出去。那兩個探伙，都認得她，見了叫她老闆娘娘，原來這裡是你府上，我們都不知道，不然還要進來給你請安呢。阿招說：「你兩上小鬼，大清早起，到這裡來幹什麼？」探伙道：「我們要找一個姓杜的，不知可住在這裡？」阿招道：「姓杜的是我朋友，他果住在我家，你們找他何事？」探伙道：「什麼事我們也不知道，適才頭兒吩咐我們，來此請他到茶會上去講句話。」阿招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他在裡面吃早飯，少停我陪他到茶會上來就是，你們先走罷。」探伙不敢不依。他們走後，阿招回身進內，指指默士說：「你這不中用的東西，枉為是個男子漢大丈夫，我一出去，三言兩句，就把他們攆走了。他說，他們老總要叫你茶會上去講話。雖不說明什麼意思，大約就是你適才講的那件事上串出來的枝節。我答應少停茶會上去見他的，你休害怕，那老總我也認得，仍由我陪你回去便了。」

默士聽阿招肯陪他去，膽也壯了幾分。他曉得阿招雖是個女子，外間很兜得轉，流氓包探，大半相熟，有她保駕，自己諒不吃虧。兩人草草吃罷早飯，默士等阿招梳頭裝扮停當，她今天穿得格外考究，嶄新的衣褲，淺色花鞋，紫絲襪，茉莉扣條，珠環鑽戒，香氣襲人。默士身穿舊黑縐紗長衫，跟在後面，彷彿一個開堂子的本家，帶著個管賬相幫，往那裡討嫖賬相似。兩人叫黃包車，徑到包探茶會上。你道今兒包探為何無端差人來尋默士說話，皆因端午節前一天傍晚，他方得鳴乾的報告，說那班敲詐黨，約在明天早上，到我家去拿錢，據說共有三四個代表，所以請你務必多派人馬，方不疏失。那包探頭兒，因明天剛是節期，幾個正手，家內都有事，抽不開身，只得得到燕子窩中，調了許多三光麻子，前往守候。豈知自早至晚，並無形蹤。鳴乾還以為上了默士的老當，邀了這許多人來，不免賠卻數十元東道。心中正在懊惱，忽然又接一封討逆軍具名的書信，說前備給你的信，並無切實回覆，現聞你有串通偵探，布密圈套，欲誘我代表落你奸計等情，令人可恨，照例須要軍法從事，將你執行槍斃。姑念上天亦有好生之德，罪人豈無贖死之條，限你明天午後三點鐘，將鈔票五千元，如數丟在某處弄口的垃圾桶內，不問有人無人接收，送到為度。照行者前怨一筆勾銷，否則不但請你本人吃衛生丸，還須用炸彈燬你全家，日後玉石俱焚，勿謂言之不預也云云。鳴乾看了，嚇得魂魄俱飛，薛氏也因有炸彈轟毀全家一語，不免大起恐慌，問鳴干你打算如何辦法？鳴乾說：「從前若預備和平解決的，早應該送錢去，不必托什麼包打聽，這冤家也免得結了，現在既已認真辦理，接了這封信，忽然變得前踞後恭，豈不被他們恥笑。所以我說還是交給包探去辦的為妙。」

薛氏雖然怕事，但聽說要花五千塊錢，未免也覺肉痛，婦女器量小的居多，聽鳴乾要叫包探去辦，她也不曾攔阻。當夜這封信，又到了包探手內。他見信上有將鈔票丟在垃圾桶內這句話，情知他們必有人派在近處，守著拿錢的，不覺心生一計，次日先叫一個探伙，守在信中所指的弄口，另派一個，拿些亂紙，打了個包紮，像五千元鈔票模樣，令他三點鐘時候，坐黃包車送到這弄內，丟在垃圾桶中，須要原車回轉，不可停留。此人領命，帶紙包送到弄口，見那同伴正靠著牆壁吸香煙。兩人相見，不免笑了一笑。此人疾忙進弄，將紙包丟在垃圾桶內，退出來又對那同伴歪歪嘴，意思東西在裡面了，你留心捉人罷。彼此並未交言，也是頭兒的命令。弄口共停著兩部黃包車，一部便是那人坐來的原車。還有一部，見有生意，慌忙拖車過來，問先生哪裡去？這人不睬他，跳上自己的原車。那車夫見生意失卻了，便問這車夫哪裡來的？這車夫一面起步，一面答應了一個地名，那車夫仍把空車停在弄口，見那伙探還在，問他要車不要車？探伙對他笑了一笑，也沒理睬他。車夫見不是生意，便在踏腳板上坐下，摸出一支紙煙，燃火吸著，蹺腿伸腰，看他好不適意。吸完一支，又是一支，一共吸了三支香煙。探伙見了，頗覺奇怪，心想此人好大煙癮。猛記著自己還有正事，別貪看車夫，誤了要公，慌忙奔進弄內，揭一垃圾桶蓋，見紙包仍在，方才放心。回出來看那車夫，竟伸伸懶腰，倚著車廂打盹了。探伙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，這班拉車的真是懶骨頭，化了租錢租了車來，不去兜生意，卻在此地瞌睡，豈非浪費銅錢。然而自己站立多時，兩腿酸痛，倒不及他適意呢。一時頗有些羨他之意，但路上偶有人叫車，見他睡著，也沒人肯喚醒他。探伙又頗替他可惜。這樣挨到黃昏時候，只見人開桶到垃圾，卻沒一個向桶內取那個假紙包的，心知又和那日一般，空守了一天。正待回去，恰巧那車夫也一醒轉，揩揩眼睛，拖車要走。探伙便欲搭他的車，車夫問他哪裡？探伙告訴了地名，車夫搖頭說：「來不及交班，不去了。」探伙只得另僱別部車，回到頭兒那裡去覆命。頭兒聞報，拍案道：「這班賊壞極了，他回回哄我們白起動的。」

其實美良等何嘗哄他們來，所說那個黃包車夫，就是畢三假扮。看官們都是聰明人，想已一望而知，只瞞過那個探伙罷咧。他們那天打發開了默士，便同畢三商議，因默士太不中用，打算撇開他，自做這樁買賣，由復漢寫信，仍交郵局寄給鳴乾，大意已在上文表明，我且不用煩絮。第二天鳴干預備送錢前去，故找一個拉車的，包他一天車錢，借他的號衣空車給畢三裝扮起來，果然活像一個蹺腳黃包車夫樣兒，叫他把空車停在那條弄口，有生意也假充兜兜，不過討價比別人加倍轉彎，還有誰肯坐他的車。他從兩點鐘起，到那裡已看見探伙在彼，東張西望。大凡做包打聽的，皆有一種流氣。久住上海的人，都很容易辨別。況畢三兩眼何等利

害，一見之下，已覺此人形跡可疑，故此加倍留意。後來又見一個送紙包來的人，對他擠眉弄眼，畢三已一目了然，這是做成的圈套，他豈肯自投羅網，所以假充兜生意，探知其人的來蹤去跡，更知他是包打聽茶會上派來的無疑。本來他此時就預備回去覆命，因要看看這探伙究竟有什麼能為，那紙包內到底是鈔票不是鈔票，故此假充打盹，暗下卻是監察他的舉動。可笑那探伙竟未識穿，然而識穿也沒憑據可以捉他，因黃包車夫，雖是苦力，拉客不拉客，卻是他自由之權，沒人可以去預的。所以嚇詐黨派出的間諜，都是扮黃包車夫和包車夫的居多。因有部車停著，那怕候一天一夜，也沒人注意呢。臨了探伙走時，他還設計問出他的住址。待他去遠了，畢三方把自己足上一雙草鞋脫下，走進弄內，揭開垃圾桶，取那紙包。他也預備好的，設有人抓住他，他只說赤腳踏在石子上生痛，尋尋垃圾桶內，可有舊草鞋，那也無關禁例，這是他預先存下的主意。及至見那紙包內，一疊疊都是舊報紙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心想兩方面忙了一天工夫，原來都為這點東西，當時他便拖空車回轉機關部報告，美良等都十分痛恨，說這杜鳴乾軟不硬不怕，我們若就此罷了，日後如何再做生意，此番非下辣手不可。同時鳴乾也到包探家中討取回音，方知前途並没人去拿錢，鳴乾料定又和那日一般，洩漏風聲，被他們得知，先作準備，不來上當。只恐他們第三次毒極了，當真用炸彈轟他，可就性命危險，因此非常恐懼，求包探替他設法。包探笑他膽怯，說：「這班人口中雖說炸彈，其實哪有什麼炸彈，都是信口吹牛，嚇你們外行人罷了，你們盡可不必害怕。待他們到你家來時，你差人來給我報信，我包你將他們一個個捉住就是。」

鳴乾一想，這倒很像做官的口臉，你如其上衙門報告，前後門有形跡可疑的人，常來探看，恐有盜劫，他們一定回頭你，若有強盜來搶，你快喚巡捕捉就是。他想不到強盜進了門，還讓你喚巡捕麼？這就做叫打官話，上下一例，古今相同。鳴乾見他不肯幫忙，只得重許他謝意。包探笑說：「謝意倒不須的，你且把前後情形，再講一遍我聽。」鳴乾遂又將接信起，到默士來家回音止，重說一番。包探留神而聽，忽然拍手道：「有了！你兄弟默士，既然居間傳話，他便是個線索，不知他住在哪裡？」鳴乾道：「從前他軋著個餅頭，住在某處，現在不知搬了沒有？」

包探牢記在胸，次日早上，遂叫伙計按圖索驥，找默士到茶會上來問話，打算默士若不吐實，他們便預備用敲賊的手段做他。現在阿招陪他回來，那包探可認得阿招是個女流氓，流氓怕包探，包探也怕流氓，而且女人格外難打發，有她保駕前來，那包探也不敢十二分難為默士了。阿招進去，先對他笑了一笑，說聲：「久違。」拉張凳坐了，也不等他們開口，先自發話道：「請問你找我這朋友，為的公事還是私事？」包探笑道：「沒甚公事，我想打聽他一句罷咧。」

阿招哼了一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也不值得打發伙計傳話，就是大駕親臨一趟，也不要緊。難道貴人多忘事，舍間小地方，你記不得了麼？從前某某等不是同你來過了嗎？哦，我曉得了，你老人家近來幾年高升了，常言道：貴人不踏賤地。我倒沒想著這點，請你休得生氣。」包探笑說：「那是什麼話，我委實沒曉得這位就住在你府上，早起倒驚擾了你，實在對不住，」說時一眼見默士還立著，忙道：「這位也請坐呢，請問貴姓是不是杜？大號可是默士兩字？」默士沒答應，阿招已代他回答道：「是的。」包探說：「還有個杜鳴乾，不知可是令兄？」默士點點頭。包探道：「這樣他接到一封黨人借軍餉的信，想必你也知道了。據說你還曾替他傳話，約定兩下端午節相會付錢，這件事有沒有？」同你接頭的這個人是誰？住在哪裡？請你現在告訴我，或者帶我們同走一遭好不好？」

默士被問，心內突突亂跳，但他已打定主意，要緊地方，絕對不認，所以定一定神，回言道：「你問的話，我有些不明白，皆因那一封信，我哥哥果然給我看過了，他還托我，外間可有民黨中人相熟，打算托個人設法疏通，減去半數。我因光復時候，曾有幾個民黨中人相識，不過已久不會面，未知生死存亡，當時答應他代為調查，明天回音的。第二天因那班人並未遇見。恐他在家盼望，故又去告訴他，不能性急，須要緩緩設法。不料他十分急促，定要明日早上會他們付錢，我亦未曾答應。這天恰值過節，我在家事，不曾出門，也沒去回音，至今未曾見面，後來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你問我同什麼人接頭？接頭的就是我哥哥一人，他現住在某處，你們要去，我倒可以引導的。其餘什麼人什麼事，我一概不知。」說罷，包探曉得他是推頭，冷笑說：「你知道的就只這點麼？」

你哥哥告訴我，你實與黨人接洽定了，還說共有兩三個代表同去，為何現在你都推頭不知道呢？」默士說：「我委實不知道。」包探更欲盤問，阿招岔口說：「既不知道，多問則甚！他除卻兩次出去望他兄長之外，一向在家操作，我可以做見證。既不出去，哪有同什麼人接頭的道理。須知他兄弟二人，素來不睦，也許做哥哥的趁此機會，要害兄弟，這也說不定。常言道：公門裡面好修行。別人喪盡天良，你們應該從中和解，不能為虎作倀。要曉得冤枉好人，十分罪過。他所有曉得的話，都已告訴你，你再要問他時，他肚子內沒有了，可不能撒謊你聽。況你叫他來，原為打聽說話，不是公事，現在話講完了，我們還有別事，不能奉陪，再會了！」說罷，站起身，對默士嘴一歪說道：「走！」

默士應聲離座，跑在前頭，阿招跟隨在後，還袅袅婷婷，顯出非常有樣的走相。那包探同他一班伙計們，都眼睜睜的，看著他二人出茶會而去，沒法攔阻。當夜鳴乾又來找這包探，包探對他只顧搖頭，說：「你那位令弟媳，真了不得，我們都沒法制服她，除非你有你令弟通同嚇詐黨的憑據，我們方可講正式的牌票，捉他進來研究。那時公事公辦，就不怕他女的撒潑。否則我們竟不能礙他一毫一發。」

但鳴乾何來默士通同歹人的證據，所以也無可奈何，回家同薛氏商量，薛氏道：「我聽說革命黨都是不怕死的，他們前一回約了日子，不敢來問你見面，這一回說了地方，又不敢去取洋錢，這般畏首畏尾，照我看來，也許是流氓冒名詐錢，不是真正民黨，想必炸彈手槍，也是紙上空談，大言欺人罷了。我們索興不必睬他，倘說是你那好兄弟串出來的話，今兒被包打聽叫去嚇了一下，諒他肚內早已明白，你這哥哥不是好惹的，日後料他也不敢再惹你了。你自己若怕危險，不妨躲在家裡，日夜不出門，想他們炸彈手槍，放也你不著，但你休又當我羈住你，不許你走，你要進城，盡顧去就是。倘要顧全性命，還以少走為妙。」

鳴乾笑道：「寶貝，你別又說醋話，我哪肯離開你，進城也為支配開消，不得已而走一遭的。你現在叫我不走，我就日夜守著你，不下樓就是。」薛氏道：「放屁呢！誰高興同你們吃醋，我也不叫你不下樓，你家的醋也輪不到我吃。」鳴乾大笑，抓住薛氏雙手，說：「我偏要給你吃呢。」這時候將炸彈手槍都丟在九霄雲外去了，心中轉的什麼念頭，我也無從得知。過了一會，聽扶梯上腳步聲響，曉得有人上來了，鳴乾慌忙放了薛氏的手，坐在床對面椅子上，看上來的不是別個，就是薛氏的二小姐秀英。薛氏問她，你早上出去，怎到這時候天黑了才回來？秀英說：「我又沒到別處去，就在隔壁白奶奶家裡又麻雀呢！」

薛氏問哪個白奶奶？秀英說：「就是上回王媽陪來的那人。」薛氏說：「不是那個又矮又胖，很有些像半槓東瓜似的白大塊頭麼？」秀英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薛氏說：「此人兩眼烏珠骨溜溜，很不正氣，你休多同她往來。」秀英笑道：「又來了！娘專門靠不住人，白奶奶待人非常和氣，我適才在她那裡又麻雀，贏了十五塊洋錢，她叫我明天再去，我明天還得去呢。」說著，把身邊十五塊現洋摸出來，放在鳴乾麵前，說：「杜先生替我看看，可有夾銅的，馬上還來得及掉呢。」鳴乾一一看過，說：「都是好洋錢，沒有夾銅。」秀英說：「這樣謝謝你，換三張鈔票給我，現洋錢放在袋中重得很。」薛氏笑道：「癡丫頭，誰叫你一起放在身邊的呢。」